

烟台故事

牟平民间传奇新编

李镇

“姊妹易嫁”“三顾茅庐”“柳毅传书”“孙二娘开店”，是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桥段。在宁海古州牟平境内，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故事。这些散发着泥土芬芳的“牟平版”传奇，至今还在民间流传，颇具劝世教化作用。

母私心姊妹易嫁

很久以前，在牟平区高陵镇集后村北有一座“双胞（方言音bang，孪生）坟”。这座坟茔演绎的是一幕令人扼腕的人间悲剧。

集后村有一对老夫妇，家中有一对双胞胎“姊妹花”。二人生得天生丽质，楚楚动人。夫妇俩视为掌上明珠。

姊妹俩一母所生，外貌相似，性格迥异。大女儿憨厚老实，善解人意。小女儿能说会道，乖巧伶俐。小女儿更讨母亲欢心。

一家女百家求。孩子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上门提亲的人踏破门槛。一番挑选后，老两口将大女儿许配北乡泊子孙家，小女儿许配南乡西门口宋家。

两门亲事，孙家家财万贯，宋家家境贫寒。

两家择的结婚日子为同一天。婚礼当天，张灯结彩，鼓乐齐鸣，热闹非凡，两顶花轿停在大门两旁。

母亲忙前忙后，心花怒放。当她出门看到花轿也分高低时，决定移花接木。

吉时已到，母亲先将大女儿扶进宋家花轿，后将小女儿引入孙家花轿。望着远去的迎亲队伍，她心中默念小女儿：宝贝疙瘩，到孙家享福去吧！

“回九”那天，母亲拉着小女儿的手，嘘寒问暖，极尽怜爱。大女儿忍气吞声，将错就错。

母亲的偏袒之心，小女儿心知肚明。一天夜里，小女儿喜滋滋地把母亲“乱点鸳鸯谱”的经过告诉了丈夫。

丈夫听后，大惊失色。次日禀告了父亲，决定休妻。父亲闻听，觉得家门不幸，脸上无光。几番劝阻无效后，答应儿子休妻。

小女儿被休，很快在周围村发酵传播。西门口宋家闻讯，也觉得颜面扫地，一纸休书将大女儿打发回家。

两个女儿回到娘家，每天以泪洗面，郁郁寡欢。母亲为自己行为深深自责，后悔不迭。

此后，姊妹俩拒绝再婚，最后孤独终老，掩埋在一起。

悍于七三顾成仇

顺治五年（1648），栖霞人于七在牙山揭竿而起，胶东各地民众纷纷响应。

于七义军为扩充队伍，遍访名士。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第二次攻打牟平城之前的一天，有人向他举荐牟平高陵镇下雨村有一位名叫孙洪绪的高人。此人正值青年，孔武有力，受过高人指点，身手不凡，更让人敬佩的是，他德义兼修，乐善好施，深得乡邻拥戴，人送外号“呼保义”。

于七闻听，大喜过望：“这正是我们需要的良才。”当即决定亲自到下雨村邀请孙洪绪入伙。

一行人策马扬鞭，直奔孙家。到了下雨村口，经人指点，找到孙洪绪家门。大老远他们就看见孙家门前打麦场上一个细腰扎背的汉子正在练武。向导引见，双方互通姓名。孙洪绪热情邀请于七进屋叙谈，于七推辞说：“这里视野开阔，景致很好，就不必进屋叨扰了。”孙洪绪看出于七心存戒备，顺水推舟道：“也好。”

言罢，孙洪绪一个箭步来到打麦场边，那里放着一个碌碡，足有四五百斤样子。但见他微微探腰，右手两个指头伸进碌碡眼中将其拿起，疾步走到于七面前放下。孙洪绪请于七在碌碡上落座。于七见他面不改色心不跳，惊叹为神人。

宾主落座，寒暄几句后，于七直奔主题，力邀孙洪绪出山相助，共图大业。孙洪绪以“家母年迈，膝前尽孝”为由婉言谢绝。于七悻悻而去，并言还会再来。

望着绝尘而去的于七一行，乡人问孙洪绪：“这等好事为何拒绝？”孙洪绪淡淡地说：“此人出尔反尔，不屑为伍。”

几天后，于七果然置备厚礼又一次

走进下雨村。于七指天发誓“苟富贵毋相忘”。孙洪绪躬身致谢说：“承蒙不弃，我担负护村卫众职责，着实难以从命。”于七苦苦相求，孙洪绪终不为所动。于七面有愠色。

送走于七，孙洪绪进屋将见面情形禀告母亲。他说：“看样子于七不会善罢甘休。两次登门都被我拒绝，他肯定会再来。咱家恐要大祸临头。”于是，孙洪绪连夜将母亲托付族人照顾，将家里收拾利落，躲进村南山中。

果然不出孙洪绪所料，强悍的于七回到军营恼羞成怒，大发雷霆，当即传下军令：“此人既然不为我所用，将来若辅助官府必成祸患，须早除之。”

于七亲率大军第三次走进下雨村。探马来报说孙洪绪家门紧闭，人早已不知去向。多方打听得知他早已躲进山里。于七传令将孙洪绪藏身的大山团团围住，拉网搜查，逼其就范。

大兵压境，孙洪绪眼见无处躲藏，手拿一根护身腊条杆，几个跳跃，甩开搜山军丁，跳出包围圈，在一片开阔地站住身形。他稍定气息，回头眺望山顶，但见，夕阳下战旗如云，兵多将广，杀气腾腾。

此刻，于七也早已发现他的踪影，急令军士放箭。一时间，箭如飞蝗，铺天盖地。孙洪绪身中数箭，仰天长啸，倒地而亡。于七命人割下他的首级，退兵而去。

很快，孙洪绪的死讯传到十里外的西洼村未婚妻杨氏耳中。杨氏悲痛欲绝，自缢殉节。杨家请人给孙洪绪铸造了铜首，为他们举行了隆重葬礼，将他们二人合葬在孙洪绪殉难处，并立下一块石碑，上写“望箭泊”三字，以示纪念。而不循道义的于七最终难成大器，终至败亡。

险道湾前失金豆

牟平县解甲庄镇（今莱山区解甲庄街道）南部合山脚下有一个叫南水桃林的小山村。村东南有一个险道湾。

险道湾是辛安河蜿蜒迂回险道山下自然形成的大水洼。险道山刀削斧劈，山势陡峭，挂在半山腰有一条羊肠小路，仅容一人通过。险道湾水面宽阔，深不可测。人们走到这里无不胆战心寒。

这里曾发生过一段“柳毅传书”的美丽传说。

相传，清末的京城琉璃厂有一处鼎鼎大名的“通古斋珠宝店”，店主是山东牟平人，姓王，弟兄排行居八，人称“八爷”。此人头脑灵活，善于交际，结识了不少达官显贵，加上精于经营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

这一天，店里一位姓李的小伙计向八爷告假，说接到家书母亲病重，想回家探亲。八爷闻听后说：“你母病重，可速返乡。我离开家乡也有数年，一直忙于生意，不得空闲，也不知道家里双亲境况。此番你回家顺便给我捎信一封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李伙计向八爷辞行。八爷施以钱两，交付书信。李伙计问道：“东家，我将家书送到哪里？”八爷说：“牟平县解甲庄险道湾。”伙计又问：“交与何人？”八爷说：“到了险道湾，你只要在湾边喊‘石门开，石门开，北京客人捎信来’，自然会有人迎你。”伙计点头应允。

李伙计辞别八爷，风餐露宿，日夜兼程，用不了几日就回到了牟平地界。他暗自盘算行程路线，待我把东家的信送到再回家不迟。于是，他一路打探东家老家住址。到了解甲庄地面，当地人说：“此地没有险道湾这个村，不过南水桃林村倒有一个地方叫险道湾。”在好心人的指点下，李伙计来到了险道湾，但见此处青山环绕，绿树掩映，深蓝色的水面泛着涟漪。环顾四周却没见村落，眼见夕阳西下，天色渐晚，他心中思忖，莫不是东家戏耍于我？这里分明是一个大水湾，何来村子啊？踌躇间，他猛然想起东家临行前教给他的话，念道：“石门开，石门开，北京客人捎信

放车岭上除黑店

牟平县院格庄乡（今莱山区院格庄街道）周格庄村东有个放车岭。

古代放车岭上修有一条近3米宽的官道。这条官道连接文登烟台两地，每天来往官差、商贾络绎不绝。

大路通，百业兴。许多有经济头脑的人在路边搭凉棚建店铺，赚些辛苦钱。

相传明末，有一位姓白的外地人来到放车岭，建起一座“白家酒店”。这位白掌柜心术不正，动起了图财害命的歪脑筋。放车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他效法孙二娘开个黑店，以为神不知鬼不觉。于是，每当有客商投店住宿，白天他满面春风嘘寒问暖，晚上就下蒙汗药把人麻翻，钱财留下，人肉剁成包子馅，骨头扔到山涧喂野兽。这样，白掌柜很快掠夺了许多昧心钱。

放车岭上有黑店的消息不胫而走，许多经过此地的客商胆战心惊，谈“白”

来。”话音刚落，眼前突然霞光万丈，湾水分开，出现了一条笔直的金光大道，大道尽头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宅院，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笑盈盈地悄然来到面前。老人说：“你就是京城来的信使？”李伙计点头称是，连忙取出八爷书信奉上。老人热情地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你们东家是我的儿子。今天天色已晚，你鞍马劳顿一路奔波很是辛苦，到我家暂宿一晚，明天赶路不迟。”

李伙计跟随老人走进宅院。但见花园里小桥流水，亭台轩榭，奇花异草，争奇斗艳，彩蝶翻飞，莺歌燕舞，莫名的芳香沁人肺脾。进了厅堂，里面布置考究，灯火通明，墙上挂满名人字画，桌上摆放的奇珍异宝更是琳琅满目，流光溢彩。他心里暗叹，我在琉璃厂闯荡多年，宝物也见识过不少，今日一见方知天外有天。

宾主落座，早有仆人端上美酒佳肴。李伙计酒足饭饱后被安排在客房休息。

次日清晨，李伙计拜别老人上路，老人将他送到路口说：“你千里传书，老朽不胜感激。没有什么像样东西送给你，给你两把自家地里产的豆子做个纪念吧。”伙计本是穷苦人家出身，家里不缺豆子，连忙推辞，老人执意相送，他只好勉强收下。李伙计装好豆子，一抬头老人转瞬不见身影，再看那险道湾里的高楼大厦也不见了模样，水面平静如初。

李伙计匆匆上了路，边走边寻思自己的奇遇。他从口袋里掏出老人给的豆子仔细打量，心中苦笑：这个世界上的有钱人都是吝啬鬼，家里财宝堆成山，却只给了我两把豆子。我不稀罕这玩意儿。小伙计随手把豆子扬到地上。

回到家里，李伙计拜见父母，一看母亲精神矍铄，根本没有生病。母亲问道：“你不在北京好好学做买卖，无缘无故跑回家干什么？”他无言以对。当母亲帮他整理衣物时，在口袋一角竟发现了两颗光闪闪的金豆。李伙计幡然醒悟，连忙沿路返回寻找抛弃的豆子，哪里还有踪影？

色变。这个消息很快被牟平江湖上一帮绿林好汉获知，众人议定要替天行道，铲除“毒瘤”。一番谋划后，他们在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住进了“白家酒店”。生意上门，白掌柜欲故技重演，要把客人分散安排在单间，伺机下手。这帮客人却坚持要求住在一起不分开。白掌柜费尽口舌无济于事。夜半时分，白掌柜亲自端着药酒送到房间。谁料此番不同往日，白掌柜刚进门就被众人一拥而上踹翻在地，三下五除二捆绑个结实，接着就是一顿拳脚相加，直打得鼻青眼肿，瘫软在地。一番盘问，白掌柜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图财害命的罪行，苦苦哀求好汉爷饶命。众人不为所动，将其押送官府斩首示众，一把火烧了“白家酒店”。

从此，大路坦荡，人财平安，放车岭官道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。